

御赐小仵作^下

清闲丫头——著

YUCI
XIAOWUZUO



人人都说，
作为一个姑娘，
汉子和案子不可得兼！
楚楚偏不信！

王爷缺人查案子，
楚楚缺人当汉子。

王爷不嫌楚楚天真懵懂
脾气倔，
楚楚不嫌王爷体弱多病
规矩多。

楚楚双眼一亮，嫁给执掌刑狱的王爷不就什么
都有啦！

晋江原创
半年榜金牌作品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御賜
小件作

下

XIAOMUZUO
YUCI

清闲丫头/著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御赐小仵作 / 清闲丫头著. — 北京 :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4.3

ISBN 978-7-5402-2636-7

I. ①御… II. ①清…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9800号

御赐小仵作 (上、下)
YUCI XIAOWUZUO (SHANG、XIA)

作 者: 清闲丫头
责任编辑: 王梦楠 李满意
责任校对: 张瑞武 石 英
封面设计: 龙 梅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陶然亭路53号 (100054)
网 站: <http://www.bjyspress.com/>
微 博: <http://e.weibo.com/u/2526206071>
电 话: 01065240430
传 真: 01063587071
印 刷: 湖南凌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787毫米×1029毫米 1/16
字 数: 420千字
印 张: 36.5
版 次: 2014年6月第1版
印 次: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8.00元 (全二册)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御賜 小件作

下

目錄

第四案·香烤全羊 / 001	
第一章 启程凉州……002	
第二章 营地有鬼……013	
第三章 王子邀请……023	
第四章 骤然发疯……035	
第五章 天竺迷药……050	
第六章 浮出水面……062	
第七章 水落石出……075	
番外·冰糖雪梨 / 086	
景翊的娘子……086	
第五案·冰糖肘子 / 090	
第一章 奉旨监考……091	
第二章 当众检验……105	
第三章 热心寻人……119	
第四章 贡院风波……133	
第五章 牢狱之灾……147	

小件作

御賜

(下)

目录

第六章	调查取证 ······	161
第七章	真相大白 ······	175
番外·蟹黄汤包 / 185		
吴江的秘密 ······	185	
王爷的承诺 ······	191	
第六案·满汉全席 / 196		
第一章	风雨欲来 ······	197
第二章	故人到访 ······	212
第三章	开棺验尸 ······	226
第四章	身世之谜 ······	241
第五章	反目成仇 ······	253
第六章	再进天牢 ······	266
第七章	尘埃落定 ······	279
番外·蜜汁百合 / 288		
青青子衿 ······	288	

第四業・香烤金羊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飲琵琶马上催。

醉卧沙場君莫笑，古來征战几人回。

——唐·王翰《涼州詞》





第一章

启程凉州

第二天两人先后醒来时，天已经大亮了。

一早醒来，还没起床，萧瑾瑜就从枕下摸出一个小物件，放到楚楚手心里。看清手里的物件，楚楚没了睡意。

那是一个红色缎面小包，楚楚很熟悉，就是离她家最近的观音庙里的护身符。

“王爷……这是你求来的？”

萧瑾瑜认真地点头，“都是照你先前说的，在你生辰当日找离得最近的观音庙，念一个时辰平安经……”看着楚楚满脸错愕，萧瑾瑜一怔，“我记得不对？”

对，很对，但是……

“王爷，你跪了一个时辰？”

“嗯，放心，跪满时辰了……”

京城里的人要是知道素来不信鬼神的安王爷在观音庙里跪了一个时辰，又念了一个时辰的平安经，只为求一个护身符，恐怕整个三法司都要炸锅了。

萧瑾瑜去求符倒不是真的相信神佛，只是他记得这件事对她很重要，但凡是他能力范围内的，他就一定要满足她。

楚楚急忙掀开被子，这才发现萧瑾瑜膝盖红肿、小腿前侧一片淤红，她昨晚竟然都没有留意到。

楚楚心疼地轻抚那片扎眼的淤红，“疼吗？”

萧瑾瑜缓缓摇头，任她轻抚。

“王爷，我一定会对你好。”

萧瑾瑜浅浅苦笑，“我没那么好……有件答应过你的事做不到了。”

楚楚一愣，抬起头来道：“哪一件啊？”

萧瑾瑜迟疑了一下，才道：“我不能把董先生找回来了……他死在秦郎中的地窖里，地窖着火的时候把他的尸体烧化了。”

楚楚的手僵在萧瑾瑜没有知觉的腿上，但他却好像能感觉到从腿上传来的微颤，不禁把她搂进怀里，低声道：“对不起……”

那个温软的身体在他怀里僵硬了好一阵，他才听到一个带着浅浅哭音的声音从怀里传来：“王爷，董先生是好人……”

“嗯，我知道……他想揭发秦郎中的罪行，才被秦郎中害死的。”

“他真厉害，跟神捕一样厉害……”

萧瑾瑜轻轻蹙眉，抚着楚楚的头发道：“楚楚，我得告诉你，这世上没有六扇门，也没有九大神捕……”感觉到怀里的人又僵了一下，萧瑾瑜忙道，“不过，董先生说的那些故事都是真的。”

楚楚迷茫地抬起头，隔着一层薄薄的泪水看向萧瑾瑜。

“只是，那些故事讲的都是安王府门下几个官员经办的案子，还有我办的案子。”

楚楚呆呆地看了萧瑾瑜好一阵，最后两手捧住萧瑾瑜的脸道：“我就知道，我就知道！你真是六扇门的老大——玉面判官！我找到了，我找到六扇门了！”

萧瑾瑜默默叹气，搂紧怀里破涕为笑、手舞足蹈的丫头，他刚才说的，好像不是这个意思吧？

“你这样说……也对。”

楚楚高兴得快要哭了，对着萧瑾瑜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好像他是一件被她垂涎已久终于到手的宝物。

“王爷，你真好……真好！”楚楚紧紧抱着萧瑾瑜，生怕有人把他抢走，“我一定年年都给董先生烧香，好好谢谢他。要不是他，我根本找不到你……”

“嗯，算上我的那份。”

楚楚真想一直在萧瑾瑜怀里赖下去，可到底还是抵不住肚子饿，她从昨天中午起就什么都没吃过。萧瑾瑜喝多了酒胃很难受，又因为昨夜服了凝神散而格外困倦，准备再睡一会儿，还没合眼就看到楚楚坐在妆镜前随手绾着头发，便将楚楚叫到床边。

“怎么了？”楚楚问。

萧瑾瑜从床上坐起来，让楚楚背对着他坐在身前，抬手打散了楚楚的头发，用手拢着重新给她绾了一个更精巧的发髻，让楚楚整个人有了些少妇的韵味。

“王爷，你还会梳女人的发髻啊？”

“偷学的。”萧瑾瑜浅笑看着她，“总想给你梳梳看，今天总算看见是什么样子了，真好看。”

“那我以后都这样梳。”

“好。”

等楚楚出门，萧瑾瑜还没来得及重新躺下，窗户突然被打开，景翊从外稳稳地落进屋内，勾着嘴角，笑得意味深长。

萧瑾瑜已懒得瞪他了。

景翊不打自招，“我没上房梁啊，昨天晚上都是在窗户外面听的。”

看到萧瑾瑜翻的白眼，景翊立即换上一副苦大仇深的模样，道：“这不是我想听啊，安王府的人都要第一手消息，还得详尽、真实有效，我要不认真点，就别想回京城了！”

整个安王府的人……

萧瑾瑜的脸一阵红一阵白。自己建什么不好，偏偏给这群人建起了那么强大迅速的消息传递网……

在萧瑾瑜开口之前，景翊赶紧自救道：“萧玦想见你一面。”

萧瑾瑜果然怔了一下，转而平静如常道：“有事？”

“他有事也不跟我说啊。”

“在哪里？”

“离他家最近的埠头。”

萧瑾瑜赶到时，一条船靠在埠头上，萧玦在埠头上等他，松垮垮地靠坐在一辆轮椅上，旁边站着一名英姿飒爽的高挑女子。

女子站在风吹来的方向，刚好为萧玦挡开大部分冷风。

那身形他还记得，京中这样英姿飒爽的女子不多，大都姓冷。萧瑾瑜惊讶了一下，而后心里一暖。

当年萧玦对这女子的心思他还是知道一二的，若不是三年前……如今看到这一幕，萧瑾瑜有种压在心里的大石突然化为飞灰闪瞬消散的轻松。

越离近了看，萧瑾瑜越觉得比起上次见面，如今的萧玦像是找回了魂，虽然还是那副苍白瘦削的模样，但眼睛里已明显有了神采。

“七叔……”

“卑职冷嫣拜见安王爷。”

萧瑾瑜轻轻点头，女子很知趣地退到十步开外，走前迅速地帮萧玦理了理从腰间滑下的毯子。

萧瑾瑜看出来，萧玦腰间缠着一根柔韧的带子，将他瘫软无力的身体固定在轮椅中，那张围在他腰间的毯子既为他挡风保暖，也遮住了那根带子，最大限度地保护着他仅有的一点骄傲。

萧玦带着几分歉意微微颔首，“之前事态不明，言语冒犯七叔，七叔莫怪。”

“无妨。准备去哪里？”

萧玦苦笑道：“去办皇上给的差事……不知怎么会落到我身上，只能尽力而为。”

“尽力就好。”

萧玦在身上摸出一个信封，手微抖着递给萧瑾瑜，轻笑道：“七叔成婚，这个就当是我送的贺礼吧，但愿七叔不嫌弃。”

萧瑾瑜打开信封看了一眼，一怔。

那是一份房契。

萧玦补道：“惹出这些是非，我是不会再回紫竹县了，那房子嫣儿已经收拾好了，空着也是空着，倒不如给你，偶尔来岳父家看看，还有个自己落脚的地方。”

“好，我就收着了。”

“还要多谢七叔，把传说中的医仙顾先生请来为我治病。”

“举手之劳，你听顾先生的话，好好养病。”

“那……七叔保重。”

“嗯。”

女子走过来把萧玦和轮椅一并抬上船，直到船行远，景翊才从树上轻轻落下来，抱手看着一脸平静的萧瑾瑜道：“你这么不冷不热的，是这辈子都不准备再见他了？”

萧瑾瑜微蹙眉心，轻抿嘴唇：“还是不见的好。”

“你就不纳闷皇上给了他什么差事？”

萧瑾瑜不答，直接把话岔了过去：“出门前刚收到京里一封密函，北疆有些麻烦，我要去一趟，你随我去。”

景翊火烧屁股似的往后一跳，叫道：“不去！这、这北疆都是带兵打仗的事，我一窍不通，你让我去干吗啊？找吴江，让吴江去！”

萧瑾瑜眉梢微扬，“你是怕见打仗，还是怕见岳父？”

景翊退后三步道：“还说我，你也比我好不到哪里去，楚家爷爷一说话你连大气都不敢出！”

萧瑾瑜脸色一黑，景翊到底偷听了多少东西？

“你跟我去北疆，或者我给你爹去封信，跟他说说……”

萧瑾瑜话音还未落，景翊忙道：“别别别，我跟你去，跟你去！”

“你要真不愿意去……”

景翊硬挤出一脸讨好的笑，道：“愿意愿意，求之不得。北疆嘛，我长这么大还没去过呢，听说这时节那边很……很……很凉快嘛！”

“那就好，收拾收拾，入夜启程。”

萧瑾瑜回到楚家就吩咐侍卫收拾东西，楚楚茫然地看着萧瑾瑜把他自己的东

西一件一件收起来，问道：“王爷，你这是要干什么啊？”

“楚楚，我要去办点公事。”萧瑾瑜收好衣服，拉着楚楚的手，“你再在家里住一阵，陪陪爷爷奶奶，我办完事就来接你回京。”

楚楚一听，慌忙按住萧瑾瑜装衣服的箱子，急道：“不行！我得跟你一起去！”

萧瑾瑜轻抚她的头发道：“听话，我要去凉州军营，那边在打仗，很危险，女人不能进。”

一想到刚刚才和他在一起就要分开，楚楚有种百爪挠心的感觉，脑子里忽然闪出一个念头，道：“那我就扮男人！”

萧瑾瑜哭笑不得，“不许胡闹……”

“王爷，我全听你的话，保证不给你惹祸，不给你丢人！你别把我扔下……”

萧瑾瑜默默叹气，他说一不二的本事在她这里从来都是没用的，只好道：“好，带你一起去，不过一切都要听话。”

“我一定听话！”

“还要记得，一旦到了军营，除了我与景翊，任何人都不要相信。”

楚楚惊讶得睁大眼睛：“为什么啊？”

“这个回头再说，先收拾东西吧，天一黑就启程。”

“可为什么非要天黑走？”

“要保密，迅速赶路，到军营之前不能让人知道。”

“王爷，这……这到底是去干什么啊？”

“抓鬼。”

楚楚眼睛睁得溜圆，“抓鬼？”

萧瑾瑜努力地想在这双眼睛里找到一点恐惧的意思，但凡被他找到一点，他也有办法让她乖乖留在楚水镇，可惜他只看到兴奋和好奇。

“王爷，你要抓的是什么鬼啊？”

“我知道的也不多，到了军营就知道了。”

楚楚转身出门道：“我得跟奶奶说一声，她还准备今天晚上给你炖鱼汤呢。”

“我去说吧，你不会撒谎。”

“跟奶奶也得撒谎？”

“事关重大，必须如此，日后我再向奶奶赔罪吧。”

“那好吧，奶奶肯定不怪你。”

楚奶奶惊讶地看着萧瑾瑜，道：“昨天才成的亲，咋这就要走啊？”

萧瑾瑜嘴上说要撒谎，事实上说出来的全都是实话，只不过说一半留一半罢了。

“京里急召我去处理公务，有些棘手，不得不马上动身。有违礼数之处，还望奶奶原谅。”

“倒不是什么礼数不礼数的事……”楚奶奶担心地看着萧瑾瑜仍然惨白的脸色，“你这身体还没好利索呢，这就坐车……是回京城？”

“要远一些。”

“比京城还远？”

“凉州。”

看着楚奶奶吓了一跳的模样，萧瑾瑜忙道：“您若是担心楚楚，可以让她留在家里，我办完事就立即来接她。”

楚奶奶笑着摆摆手道：“你这傻孩子，哪有相公跟娘子分开过日子的啊。凉州那地方又荒又冷，楚丫头跟着你帮不了什么大忙，可你好歹每顿都能有口热乎饭吃。”楚奶奶伸手轻轻拍了拍萧瑾瑜，“你得疼惜自个儿的身体，身体垮了，那就什么都没用了……楚丫头还得靠着你呢。”

萧瑾瑜微颌首，“晚辈记住了。”

楚奶奶轻轻叹气，点点头道：“那成，我去帮楚丫头拾掇拾掇，她还从没出过那么远的门。”

“奶奶……”看着楚奶奶转身要走出厨房，萧瑾瑜沉声唤住她，“有件事想向您请教……若有冒犯之处，还请您原谅。”

“你这孩子，亲都成了，咋还这么客气。你说吧，想知道什么事呀？”

“请问奶奶，当年京中审您娘家案子的是什么人？”

楚奶奶笑容一僵，“你……你问这干什么呀？”

“只要卷宗还在，要查办那些草菅人命的贪官污吏就不难。”

楚奶奶愣了一阵，长长叹了口气，摆摆手道：“罢了，都好几十年了，那人早就没了……奶奶心领了。”

“但凡冤案，都是我职责范围内之事，您即便不是楚楚的奶奶，我也一样会查。”萧瑾瑜含着一抹清浅而执着的笑意，“您不给我线索，我还是会查，只是多耗些精力、多吃点苦头罢了。”

楚奶奶看着这个脾气固执的人，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道：“我就记得他姓秦，那时候是刑部的一个大官。”

“多谢奶奶。”

萧瑾瑜一说因为公事要走，楚家的三个男人全都爽快点了头。入夜启程之前，楚爷爷给萧瑾瑜搬了好几坛泡好的药酒，楚奶奶给他们塞了好些自家腌晒的肉干。

真上了路，楚楚才知道什么叫赶路。

一连四天，只有吃饭的时候马车才会暂时停下，其他时间都在飞速地跑着。

第五天，马车行到一片荒野时，两名侍卫换成了八名，两匹几乎累断气的马也被换了下来。

除了紫竹县，楚楚只去过京城，凉州这种地方她以前就只听说过几次，还是镇上的叔伯大爷说起打仗的事顺口提起来的，她只记得那里是个冷得要命的地方。

楚楚很想问问萧瑾瑜，可萧瑾瑜早就受不住车马的颠簸，从第二天起就只能躺在榻上苦忍着，吃点东西就会吐得厉害，但又不得不吃，于是连吃饭都成了一种折磨。

快到凉州地界时，一天晚上楚楚服侍他吃药，萧瑾瑜很困难却也很努力地往下咽着，一碗药还没喝进一半，就又全吐了出来，胃里抽痛得厉害，一时间汗如雨下。

楚楚心疼坏了，扶住他，把手放在他胃上，小心地给他揉着，道：“王爷，让马车停一会儿吧，就一会儿。”

萧瑾瑜微微摇头，勉强挤出一个微笑，“不要紧……是我喝得急了……”

楚楚眨眨眼，一脸委屈道：“王爷，我都坐得难受了，再不停一会儿，我也吃不下饭了。”

萧瑾瑜一眼就能看出这丫头的心思，可还是忍不住担心，轻轻皱起眉，“要是不想坐车了，明天就让景翊带你骑马吧。”

楚楚扑到他怀里，八爪鱼似的，霸道地紧紧抱着他吐得发软的身体，道：“我不！我就跟你在一起！”

萧瑾瑜抬手轻抚她的头发，之前不想让她跟来，也是知道自己肯定受不了这样的颠簸，不管怎么小心也一定会病得一塌糊涂，萧瑾瑜不怕生病，却怕自己不得不依赖她的一双手过活，更怕见到她小心翼翼、担心害怕的模样，每次见她这样，他都恨不得把世上所有的药都吃下去，能够马上好起来。

楚楚被他抚得舒服极了，像猫儿一样在他怀里蹭了蹭，打了个哈欠。

“累了就睡吧。”萧瑾瑜抚上她的脸，“再有一两天就到了。”

“我不困，我再给你煎碗药去。”

萧瑾瑜搂住她，“明天吧，我困了，陪我睡。”

“好。”

马车不知什么时候停下来，车外悄然无声。

没有马蹄声、车辙声，甚至没有人声。

已经深夜了，可他没有说过今晚可以停下。

萧瑾瑜下意识地把楚楚在怀里搂紧。

“王爷？”楚楚在他微红的脸颊上轻轻啄了一下。

萧瑾瑜微皱眉头，在她耳畔轻道：“别出声。”

萧瑾瑜又静静听了一阵，最后脸色微沉，叫道：“景翊。”

没人应。

萧瑾瑜眉头微紧，“小月。”

也没人应。

终于有个声音忍不住道：“王爷，刚才景大人一见冷捕头的马过来，掉头就跑了，冷捕头追了过去，还没回来……”

萧瑾瑜黑着脸默默叹了口气。

“王爷，”楚楚抬头看着他像是松了口气却又像是憋了口气的样子，“小月是谁啊？”

“冷月，冷大将军的小女儿，刑部的女捕头，你景大哥的夫人……”萧瑾瑜拍了拍她的脑袋，微微苦笑，“也就是你说的那个‘小辣椒’。”

“小辣椒？！”

楚楚来了精神，一骨碌从榻上爬起来，道：“九大神捕里面我最喜欢的就是她！”

萧瑾瑜使尽了全身力气才把楚楚接回来，扯好被子把她裹好，抬手轻叩几下车厢壁，扬声对外面道：“他们一时回不来，今晚先停下歇息吧。”

“是，王爷。”

楚楚趴在萧瑾瑜怀里道：“王爷，我去给你做点吃的吧，要不马车一跑你又什么都吃不下了。”

“我不饿。”萧瑾瑜轻轻拍抚着她的腰背，试图哄她入睡，“太晚了，快睡吧。”

楚楚在他一侧脸颊上亲了一口，从他怀里挣开，抓起外衣穿好了，道：“不饿也得吃，我是你的娘子，吃饭穿衣的事情我说了算！”楚楚把他裹得严实，又仔细塞好被角，“你先睡一觉，等饭做好我叫你，吃完饭就吃药，吃了药咱们再一起睡。”

“好，听你的。”

因为一直惦记着去见那个崇拜已久的“小辣椒”，楚楚这一晚上睡得并不沉，第二天清早听见外面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就睁开了眼。

萧瑾瑜因为几日来难得一夜安眠，睡得又香又沉，楚楚怕扰了他，不敢乱动，只得竖起耳朵听，还没听见说话声，就听见另外一阵马蹄声，想是骑马的人缰绳勒得急了，马蹄声止的同时伴着一阵响亮的嘶鸣，萧瑾瑜被惊醒了。

“王爷，是不是小辣椒回来了？”

能让景翊惊慌到连马都勒不稳，除了冷月还能是谁？

“应该是。”

“那我什么时候能见她啊？”

“先起床，我叫她进来。”

楚楚迅速梳洗好，很快又把马车里收拾了一下，既紧张又兴奋，俨然一副准备招待贵客的模样。

萧瑾瑜扬声唤冷月进来，外面一个清朗的声音干脆地应了一声，楚楚听了心都要跳到嗓子眼儿。

车门打开，一团红影闪了进来，迅速关上车门，向萧瑾瑜屈膝一跪，道：“卑职冷月拜见王爷。”

萧瑾瑜看着跪拜在面前的冷月，清浅苦笑：“拜我也没用，你们的事自己解决，我管不了……你留他一条活命就好。”

冷月答得干脆果断：“冷月明白。”

“起来说话吧。”

“谢王爷。”

冷月站起来，楚楚才看清她的模样，下巴微尖，叶眉凤眼，英气里带着几分妩媚，高挑饱满的身体裹在一身红衣劲装里，手上抓着一把剑，整个人美得热烈如火，和楚楚想象中的“小辣椒”模样差不多，看得楚楚激动不已：“你……你就是小辣椒吧？”

冷月一愣，“我是什么？”

楚楚甜甜笑道：“你是小辣椒，六扇门九大神捕里唯一一个女神捕！”

冷月一双精致的凤眼睁得溜圆，有些震惊地看向萧瑾瑜。

她近来是一个案子接一个案子地查，还都是离京城十万八千里的地方，只知道萧瑾瑜成了亲，而且还是娶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仵作娘子……至于哪里与众不同，冷月总算是明白了。

萧瑾瑜浅笑道：“她刚才还在说喜欢你。”

楚楚赶忙点头。

看着冷月一时半刻还无法接受“小辣椒”这个新的称号，萧瑾瑜沉声道：“这个你回头问景翊……现在你先说，凉州如今情况如何？”

冷月身姿挺拔地站好，微微颌首，“回王爷，我也是刚办完马帮的案子，想顺道看看我爹再回京，结果就遇上他营里的事了。这两天军心不稳，前线有点吃紧，我这才出来迎王爷，确保安全。”

萧瑾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微微蹙起眉头，“上奏京城的折子里说，是突厥军队请了苗疆巫师对我军下蛊。”

“谁添了这么一句鬼话啊！”冷月骂道，“不过，那些事确实邪乎，有个小将军是把自己勒死的，有个是闷在澡盆里淹死的，还有一个是自己奔进篝火里烧

死的，拦都拦不住……反正都跟中邪了似的。开始我也觉得下蛊这说法是胡扯，但有一次我还真在阵前看见了那个苗人。”

萧瑾瑜微愕，“阵前？”

“是，那个人骑了一匹白马，穿得乱七八糟，隔老远就能认出来，那小子还一脸无辜，我还从没见过哪个男人能把眼睛眨得和景翊似的……”

萧瑾瑜声音微沉，“你上阵了？”

冷月吐了吐舌头，有点不好意思地笑笑，“好久没正儿八经动过手了，看见了就没忍住……”

“下不为例。”

“是。”

“你先回营，万勿声张，静观其变。务必保护好那些尸体，我晚些时候传书给你。”

“是。”冷月突然想起一件事，向萧瑾瑜一拜道，“冷月谢王爷成全我二姐与吴郡王。”

萧瑾瑜轻笑，“不用谢我，是景翊做的。”

冷月撇了撇嘴，“那也是你让他做的。”

“这次还真是他自己的主意。”

冷月一拜而退。楚楚意犹未尽地扒着窗缝往外看，看着冷月利落地翻身跨上一匹健硕的枣红马，鞭子一扬，眨眼工夫就跑没了影。

“王爷，她会破案，还会打仗，真厉害。”

萧瑾瑜还未答话，马车外传来一个幽怨的声音：“她厉害的地方还多着呢。”

“景翊，你进来。”

楚楚赶紧把窗口让出来，可景翊这次居然规矩地走了门，还走得一瘸一拐。

萧瑾瑜上下打量着他，景翊头发有点乱，但衣服还算整齐，一点都不像跟人交过手，只是看起来累得惨兮兮的，于是问道：“腿脚怎么了？”

景翊一屁股坐在桌边凳子上，满脸怨念地揉着膝盖道：“跪的。”

萧瑾瑜眉梢微扬，“你们这是去拜菩萨了？”

“不是，被冷月罚的。”

萧瑾瑜轻勾嘴角：“你请皇上皇后准冷嫣出宫，促成萧玦与冷嫣，不就是为了在冷月面前讨个好吗？怎么，没用？”

景翊哭丧着脸道：“我哪里知道她从哪儿来那么大火气……”

萧瑾瑜看着景翊侧颈上的两朵红，现在他可是比谁都清楚这种红印子是怎么来的，揶揄道：“老办法也没用？”

“大冷天在荒天野地里折腾我一晚上……刚折腾完她就挖了一把蚯蚓让

我跪，不能把蚯蚓压扁，也不能让蚯蚓跑出去，否则就把我的衣服一把火全点了……”

楚楚听得聚精会神，忍不住追问：“那后来呢？那些蚯蚓怎么了？”

“蚯蚓好得很……我认错了。”

“她原谅你了？”

“原谅了一部分吧。”

“什么叫原谅一部分呀？”

“她把外衣还给了我，把里面的衣服烧光了……”说着，景翊一脸怨念地看向萧瑾瑜，“你知道她在这里，怎么不跟我说一声啊？”

“我要是早说了，你不就早跑了。”萧瑾瑜上下打量着景翊，“给你一个将功赎罪的机会，你还有力气办事吗？”

“什么事？”

“你乔装一下，混到军营里去。”

要不是膝盖疼得不愿动，景翊肯定会跳起来，他瞪圆了眼睛盯着萧瑾瑜道：“混进去？”

“不明白？就是装成普通军士，跟他们混到一起，别让人发现。”

景翊声音都发颤，“王爷，你知道那是冷大将军的军营吧？”

一想起自己那个年逾花甲还能把一柄长刀舞得虎虎生风的岳父老泰山，景翊腿脚都发软，还让他混到这个以军纪严明名扬四海的老将军的军营里，这要被发现……景翊不敢再往下想。

“冷将军见你不足三面，时间加在一起不到半个时辰，只要你小心些，他认不出来。”

“不行不行……”景翊连忙摆手，“他不认识，冷月还认识呢。”

“躲好就行了。”

“我不会打仗，腿还疼着呢，怎么装啊？”

“装个伤兵正好。”

景翊哭丧着脸道：“想知道什么事让冷月传消息不就行了，还让我混进去干嘛啊？”

“冷月太招眼，只能明察，鬼在暗处，还需暗访。”

景翊深呼吸，再深呼吸，最后可怜兮兮地看着萧瑾瑜道：“王爷，我要是被冷将军抓了，你会救我吧？”

“看情况吧。”